

殷栗齋集

卷七  
八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八

閻平張登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八

北

山 堂

藏

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月初版

陶視菴謂論語為活孔子說

程子謂論語成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其紀聖人之言行詳矣夫聖人之道茫乎畔岸浩乎津涯果何由而為入道之門記者懼聖人既沒而道不章且欲學聖人而無所從也乃為之論語固曰聖人之道茫乎畔岸而非遠也浩乎津涯而非深也苟能致力于是欲為聖人無難矣論語稱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此一言即為論語之直例可也鄉黨一篇於其云為動作衣服飲食尤一刻畫而形容之言似者三言如者二十五真是無微不到陶視菴謂論語為活孔子其善讀論語哉視菴名世徵清朝人與党冰壑李闡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體學孔子即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

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夫天生孔子非為一時而為萬世也孔子固無時不活也、有春秋復辟之道、而孔子活矣、有大易十翼之教、而孔子又活矣、要莫活于論語之所紀者夫論語既為活孔子矣、則孟子七篇亦何非為活孟子但孟子為孟子自作論語為後人所紀、正以後人所紀而能形容若是之酷肖、真屬生妙手、嗚呼、有活孔子、而無人能遵孔子之教、有活孟子、而無人曉讀孟子之書、亦奈之何哉

摘錄  
禮云死而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生而死之、不仁而不忍為也、孔子長生、而今孔子長死、以此讀他書、尤不可、何况論語、以此論他人、犹有誤、何況孔子、陳亦韓謂今人未嘗生、古人未嘗

死而謂古人如孔子且如論語之孔子、犹有死而不生者乎、犹有  
七十三歲死而不千歲萬歲萬萬歲長生者乎、如陶視卷說則論  
語紀孔子之言、謂比後世留聲於尤口吻逼真也、可論語紀孔子  
之貌、謂比後世影相模尤須麋活現也、可又後、視卷又云著有  
喟唯篇、句序曰、聖門高弟、顏子而外即屬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喟  
一聞一貫而唯、皆夫子之嫡派也、吾行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  
子之真傳者、而取法焉、則途徑昭然、步趋亦易、所謂要知上山路、  
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喟唯合篇、以為希望司南、其意蓋謂論語活  
孔子、亦活顏子、活曾子、活孔子於其正面活之、活孔子于活顏子  
曾子、又於其旁面活之、

四

論語有古論齊論魯論之分今所行之論語皆以為魯論然乎

漢書藝文志古論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張良以爲一篇有兩子篇、問王改據爲問王者多、魯論二十篇以篇數校之今所傳本誠魯論矣然其文則似非全然魯論若全然魯論則引孔子之言當稱子曰不當云孔子曰其有種孔子曰者必是對尊者言之如之公問及季康子問其對辭必稱孔子泰伯篇之孔子曰才難注亦以為上擊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蓋一字不能苟也楊第十六季氏篇則並非對尊者而亦皆稱孔子若概指爲魯論則魯論爲魯人所傳忽而子忽而孔子此無如是之出入洪興祖疑此篇

為齊論胡宏亦以為然誠有見也齊論為齊人所傳对于魯為別國对于魯人為別國之人若單称子而不加以姓則人不知為誰加以姓是例著于齊也且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九思章先作虛冒與他篇直起直落不同其為齊論更若可信者或曰然則亦有古論歟曰以意度之古論之採入云較多于齊論也鄉黨瓜祭本古論朱注從魯論乃讀瓜為必此其一也蓋古論為孔壁古文同出于魯其稱呼聖人必如魯論且藏于壁其重可知重之而反不採必無是理且其篇數雖二十一特從堯曰篇中之子張問政別立一篇耳合之亦未嘗不二十篇也由此觀之則今所傳本直謂合古文齊魯之長可也猶孔安國獻古文尚書其為伏生壁本今文

所有者二十九篇今古文異流固源此其一端、

殷栗齋集

卷八

七



兩論不言春秋兩孟不言易論

讀書犹用法也、用法貴得法外意、讀書責得書外味、而拘拘焉惟  
文字形迹之是求、未矣。彼論語之于春秋也、不言者其文字而言  
者則其文字外之意味也。孟子之于易也亦然。或者以孔子未嘗  
以春秋教弟子、故論語不言春秋。孟子尤長于詩書、易非尤長者、  
故兩孟不言易似已然。孟子固長于詩書而未嘗不長于易也。孔  
子亦未嘗不以春秋教弟子也。夫春秋魯史也。孔子之徒多魯人、  
未有生其國而不習其史者。或曰：春秋為孔子晚年修定之書、未  
作以前、三千七十之後、烏從而習之斯不然矣。孔子之刪訂六經  
也、皆在晚年也。而謂詩書未刪、弟子無從而習詩書、礼樂未定、弟

子亦無從而習礼樂可乎、且謂刪詩書定礼樂之後孔門始立雅  
言之教可乎、彼未仕之春秋、独不可提其要、钩其玄、去其詞之  
未當于義者、以為教本乎、後此春秋之成必本其居恒之所講論  
者、而顧拘其事迹、以為居成于獲麟之後乎哉、或曰雅言以詩礼  
包舉而何以闡春秋、曰豈惟春秋不更闡易乎、然孔子嘗曰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于南人之言而引恒之九三、  
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由此觀之、固不得以雅言或非雅言而定  
其以教人不教人也、史記稱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蓺者七十二  
人、彼春秋非其一蓆乎、今政論語曰礼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乃春  
秋以前之事、其下文曰自諸侯出、則所傳闡世也、曰自大夫出、所

聞世也。曰：陪臣執國命，所見世也。此文即當春秋之自序觀焉。可也。孟子一治一亂之言，苟非精于泰否及制復循環之理，何以亦切著明若此？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蓋進退出處之間，亦惟通權達道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又其言心、言性，皆與易旨符合。但說其理而不指其名耳。管輅有言：善易不談易也。其孟子之謂乎？



古今人才唯孔門最盛論

唐虞五臣成周十亂孔門三千七十古今人才之特色也吾謂孔門人才比唐虞成周尤盛蓋三千七十兼五臣十亂而有之不過五臣十亂達而在上其人才易見三千七十窮而在下其人才無所表著然論人才者豈以窮達異哉才可以達然後可以窮所謂窮居不損也亦唯才可以窮達然後可以達所謂大行不加也春秋之不能轉為唐虞成周歸咎於君相不用才足矣不能歸咎於天地之不生木天地生木又有師儒為之育木如孔門者人才之盛千載一時矣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孔門人才之盛亦生民以來未之有故史記列孔子於世家又作仲尼弟子列傳

傳之所列七十有七人皆身通六藝孔子所稱異能之士也其見于論語者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叔仲由宰于子貢子游子夏子張曾子游台滅明子賤原憲公冶長南宮适曾晳顏路子馬漆雕開公伯寮司馬牛樊遲有若公西華巫馬期共二十七人唯史公以公伯寮入傳明引想子路子季孫一事未必聖門中有此敗類即有此敗類未必為身通六藝之弟子史公誤矣列傳先列十哲蓋十哲與孔子同患難且孔子亦特贊許之孟子當路章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然子夏子游已列于十哲故子張次于十哲曾子等又次之其法頗善然人才之盛亦可見矣孔門之後孟門繼之唯史記有仲尼弟子列傳無孟子弟子列傳意